

碧血丹心于公传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2.50

字数: 270.4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39.20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抱雄心头陀谋卧底 睹奇技藩邸网英雄 (1)
第 二 章	入宫闹众好汉告密 探大内莽师徒失机 (10)
第 三 章	笃友于贤弟救泉兄 闲游戏力士骇书生 (19)
第 四 章	宿荒郊有心饵豪杰 走浅滩无意遇英雄 (28)
第 五 章	深谋密计巧言饵士 开诚布公议语醉痴 (37)
第 六 章	再离家黑夜走长途 初遇难绿林悲远别 (46)
第 七 章	捣贼店孤客助孤客 憩空祠奇侠遇奇侠 (57)
第 八 章	一语惊心悬崖勒马 片言排难碧海乘舟 (66)
第 九 章	逞神力荒祠扛巨鼎 冲头阵险谷掷金枪 (75)
第 十 章	越山涧猛将施神威 破匪巢大侠传飞檄 (82)

第十一章	巧相逢师兄劝师弟 急大难奇侠探奇山	(91)
第十二章	荡窟穴双侠逞神威 奔长途弟兄赴大义	(99)
第十三章	释误会纵谈诛草寇 解前嫌陷阵救同人	(108)
第十四章	拔刀相助契合同心 倾臆共商谋诛乡蠹	(117)
第十五章	单骑突阵一将成功 群英聚会万流归海	(126)
第十六章	杯酒言欢离情畅叙 投师慕侠负笈从游	(136)
第十七章	戡大敌奋武出全军 授嘉谟名言规主将	(143)
第十八章	攻草贼大将整军容 下战书奇人逞绝技	(152)
第十九章	夺头功猛将军失机 断铁弓慧英难陷阵	(161)
第二十章	抹红霞青天惊霹雳 泛绿漪月夜探幽深	(170)
第二十一章	奋神勇水将劫敌船 入险关英雄得暗号	(180)
第二十二章	探虎穴误触虎狼机 斩龙头初试蛟龙剑	(188)
第二十三章	克酬素愿矢志归诚 承命远游雄心探险	(197)

碧血丹心于公传

第一章 抱雄心头陀谋卧底 睹奇技藩邸网英雄

话说汉王朱高煦，虽是行为奸恶万状，却是天生神力，武勇绝伦。明成祖朱棣备藩燕北，起靖难之师，谋夺大位，也多亏朱高煦冲锋陷阵，出死入生，迭挽大败之局，数救父王之难，才得破京焚宫。因此朱棣弑君灭伦篡夺大位，实亏了有朱高煦这般一个勇冠三军的儿子。所以朱高煦虽是胡作乱为，私练近军数千，僭用天子銮仪，收养死士，擅杀命官，劫民占地，聚盗召匪，奸淫掳杀，纵属殃民，闹得京城里乌烟瘴气，路人侧目，提起“汉王”两个字，不是愁眉苦脸，就是胆落魂飞，朱棣虽是明明知道，却因念其功劳，终要带过三分。徐皇后更是最疼爱这个儿子，一心护短，不但肯约束他，反要给他张些势子。有人说着汉王，只是有一两句不大好听的，徐皇后就得严办这说话的，说是“存心挑拨，蓄意诽谤”。因此宫中人率性不提汉王，竟把这两个字儿，视同忌讳。朱高煦的哥哥朱高炽虽正位东宫，身为皇储，却是生性仁厚。说得难听点，竟是懦弱无用罢了。朱高煦越闹的凶，他越怕的厉害。即使听得朱高煦的恶迹罪案，不但是不肯据实奉请惩罚，还怕人家说他萁豆相煎，手足谱残。要图好名儿，便代朱高煦包瞒得严丝合缝。所以朱棣北征，朱高炽监国时，朱高煦闹得更凶而且明。自从鼓楼行刺之后，朱高炽得施威反戈相救，得保性命，却不许人说是朱

高煦谋刺，只推在太孙身上。至于朱高煦的兄弟朱高燧，自知皇帝是自己没分儿的，便学曹植诗酒自娱。文章虽比不上七步成章的曹子建，明哲保身、潇洒自全的想头，却不让陈留王。那时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朱高煦在宫中有这许多爱他护他畏他让他的靠山，还有什么不敢做，做不来的事。内外文武王公大臣，谁敢得罪他？不肖官儿反以得趋门上为最大荣幸。江湖、绿林、教匪、莠民，也乐得投托门下，倚势横行。由此种种缘故，就把个汉王朱高煦弄成天下第一魔王，所以才闯下滔天大祸，闹得寰宇骚然，生灵涂炭。

永乐十五年，丁酉，朱棣御驾亲征瓦剌，得胜班师，回到南京，听得朱高煦诸般不法，一来因初回京来百端待理，二来恐皇后护短，无端淘气，因此只责令朱高煦就藩云南。云南是边瘴之地，况且有沐王后裔、世袭黔国公在滇镇守。朱高煦正在一片雄心，企图大业之际，怎肯万里备边，寄食他人之手，便道：“我有什么罪？要将我充发万里边疆？”朱棣虽是枭雄之主，遇着这般家人父子间的纠葛，也只好且作痴聋，转令朱高煦就藩青州。朱高煦仍不肯去，朱棣正待发作，徐后早不高兴道：“我只得这个儿还孝顺我，人家瞧着胀眼儿哪，一定要将他发配充边，离开我，好让我孤零零的待着。我全知道这些人的坏心眼儿，必容不得咱们娘儿们，我带了他一道走吧。离了这京城，让人家眼前清静。”朱棣正忙着边情国事，便将这事暂时搁下。朱高煦以为有恃无恐，心中坦然无所忌惮，益加猖獗横行。

自从武当、五台众侠义好汉大破汉王府之后，朱高煦铤羽还宫，一面仗着徐后的庇荫，优游宫中；一面和长史钱巽等密谋篡位，计谋愈益离奇，简直预备作那床前斧影的杨

广。徐后却是一无所闻，只将朱高煦当个小孩儿一般宝贝着。只是朱高煦心中有愧，知道武当、五台众侠义好汉决不肯就此甘休。一时向徐季藩讨取善法术的勇士没来，自己便加倍的小心防备。

朱高煦不是个安分度日的人，怎肯撇在皇宫里安然度日？在徐后身边鬼混了几天，身上创伤也好了，便觉得闷的慌，周身不是劲儿，得出去 ，舒舒筋骨才成。便叫陈刚扮作个帮忙，自己打扮得像个贵公子一般，悄悄地出了皇城，向城外走来。

金陵城外的莫愁湖，原是历来名胜之地。太祖朱元璋在世时，也常和中山王徐达到湖边楼上，敲棋赌酒，传为一时佳话。朱高煦原不是什么雅人，自无雅兴。他到这湖上来，也不过想着天气正当春日融和，莫愁湖上一定有不少的仕女游春，想着去瞧瞧，解解胸中的闷气。和陈刚二人雇了两头牲口，直奔湖上。城里只有商肆栉比，行人拥挤，没什么可瞧。朱高煦更觉得厌烦，只抽着驴子急急出城。

到了湖上，向湖边莫愁山上走来。哪知春光初透，游屐依稀，湖上并没多少游春女士，那酸不可耐的方巾名士，蓝襖秀才倒是摇摇摆摆，三五一群。朱高煦素来不喜这班人腐气逼人，一见这种人走来，便老远的避开。

信步走了一会，也无心观看那一湖绿水，无精打采的向山后走来。刚翻过山来，便听得田里插秧的农夫打着山歌，悠悠扬扬的彼此互答。再一瞧，万亩平畴，棋盘似的一方一方划着，每方里面都齐齐整整的种着绿秧。远望处，满眼全是绿的，大地就如一方大碧茵毡一般。翠色参天，青气逼人。朱高煦精神一爽，不觉脱口赞一声：“好啊！”

一声未了，山下有千百人的声音，接着是雷也似的喝一声“好啊！”朱高煦大疑，回头叫陈刚跟着，向那声音来处，急步下山，要去瞅个究竟。才走下山坡，便见山麓大树阴里，团团圆，围了一大圈子人，你挤我望的不知在瞧什么东西。乡下人任什么都当嘻嘻哈儿，朱高煦便料定他们又在瞧变戏法，或是瞧木头人戏。心中高兴，顿时消了一大半。只是既已来此，总得瞧个究竟。便和陈刚二人，一直闯进人丛去瞧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近京的乡下人知道贵公子是可怕的，见朱高煦身分打扮不同，就让开一条人缝，让他进近去瞧。

朱高煦只是想瞅瞅这许多人哄些什么，并无一定要瞧个饱的心事。不料一进人丛，身子一定，两眼一瞅，顿时眉开眼笑，脚跟一定，就不肯走了。原来那人堆里，并不是耍戏法儿，也不是唱木头人戏，却是一个粗眉暴眼的头陀，领着一对黑小子，一个生得大脑袋，突眼睛，狮子鼻，大虫口，一个生得扁面孔，凸额角，扫帚眉，雷公嘴。两孩子一般矮胖，一般漆黑，约莫都只十三四岁。大傻子似的，东西对站着，每人鼓捣一只大石狮子，颠来倒去，抛到接落，赛是搬弄大绵球一般。朱高煦见了，也不由得喝一声彩道：“好气力！”

那头陀见朱高煦喝彩，将眼向朱高煦上下打量一番，便移步到朱高煦跟前稽首道：“大贵人，怎简从到这山野地里来的？贫僧失迎，该死、该死！”朱高煦暗吃一惊，想着：他怎么认识我的？正待答言，陈刚在旁早已认识这头陀是黄山自然师，绰号怪头陀。幼年在太行学剑时，常见他来和师傅黄荣叙话。那时就是这般个样儿，这般个打扮。如今相

遇，一毫没改，一见就认准了。便迈前一步，叫声：“师伯，你老人家什么时候进京来的？”自然已瞧见是陈刚，一面随口答道：“来了没几时。”一面回头叫那俩黑小子甬弄了。俩黑小子各将石狮子朝当前地上一顿，将地面顿陷了足有四寸。一扭头，一齐奔到自然跟前来。陈刚向朱高煦说了自然的名号，朱高煦正要收揽天下英雄好汉，便改容相待，问：“那俩黑小子是大师什么人？”自然答道：“这个大嘴的姓范名广，同道中叫他做黑飞虎。那个尖嘴的姓聊名昂，大伙儿给他个外号叫小铁汉。全是没家的孩子，跟我学点儿武艺。”陈刚揣知朱高煦的意思，想着：给王爷收留他师徒三个，也显得我太行剑士的脸面。便邀自然师徒三人到下处去。哪知朱高煦存心要瞧瞧他三个的武艺，向陈刚道：“你不要吵散了人家场子，咱们反正没事，且待一会儿，待他爷儿三个完了事再回去不好吗？”自然听了，已知朱高煦的意思是要瞧瞧武艺，便也不推辞道：“谨遵爷的吩咐。老衲献丑，爷得恕罪。”朱高煦只答了一声：“甬客气。”

自然领着黑飞虎范广、小铁汉聊昂两弟子一同重再下场。自然便叫两弟子：“耍一趟家伙，不许失手！”范广、聊昂齐声答应，分奔刀枪架前。范广取一柄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聊昂取一柄镔铁大叶青龙偃月刀，各占一角，当地一站，一齐嘿一声，使了个门面，便舞起来。

初时，两面飏飏飒飒，旋风飘飘。只见两团霍霍白光，上下飘翻。渐渐的就只见白光浮动，着地乱卷，也瞅不清哪是范广、聊昂，哪是三尖刀、偃月刀。一会儿，两团白光一并，便听得鏖吟齁呛一片响声，两团白光裹成了一团，更不知道两个人、两柄刀到哪里去了。不多时，嚒啷一声大响，

那一大团白光，餮的分开，仍旧裂作两团，餮的一齐飞起，离地约莫五六尺，两下里一分，突见范广执着三尖两刃刀，聊昂仗着青龙偃月刀，各立原处，屹然不动，相对傻笑。四面围着瞧热闹的人，不论懂不懂，全都高声狂叫。朱高煦也连连赞好，连陈刚也忘了是在他主公朱高煦身旁，只顾顿喉喝彩。

朱高煦也不待自然师徒近前，便迎上去，向自然拱手道：“奉拜大师和两位小英雄进城叙叙，还望大师不要嫌弃。”自然坦然答道：“贫僧原想进谒……”朱高煦不待他说完，便回头向陈刚道：“你去找几辆车子来。”自然道：“却不必费事，咱们自家有牲口。”说着，向聊昂道：“去，备好牲口牵了来。”聊昂应声拔步飞奔而去。朱高煦料知他三个的牲口，脚力一定不弱，便叫陈刚去拣雇两骑快步长行牲口。

四面围着瞧热闹的人，见他们一讲交情，都猜是贵公子瞧中了他们的武艺，请他们保镖护院，见自然不向看客讨钱，乐得白瞧嘻嘻哈儿，一哄而散。自然也无心去理会这些，只领着范广收拾场子，将刀枪、长剑拾掇起来，零星东西也都包裹了。师徒二人各背了一份兵器扭了一个包裹，留下一份在地下。

一霎时，遥见聊昂骑着一匹枣色长颈马，两脚勾住两条丝缰，左边牵着一骑白马，右边牵着一骑黑马，泼喇喇跑的尘灰飞扬，烟沙乱涌。将到山麓，老远的便高声大叫：“师傅，俺来了！您瞧，手脚可利落？”自然微笑，遥对着他点头。转眼间，聊昂已到跟前，就马上向前一扑，怒龙出洞一般，餮的冲过马头，两腿似虾蟆般一伸一缩，甩落了两条缰

丝，就那么趁势翻个斤斗。刹眼间，只见他两手叉腰，嘻着张大嘴，立在他师傅跟前呆笑。那三骑马却仍奔了半个圈子，才停蹄立住。朱高煦暗想：这孩子手脚真干脆！

这时陈刚已雇了两骑牲口来到，朱高煦便让自然上马。自然也不客气，和范广、聊昂各挽一匹牲口，待朱高煦一齐上马，陈刚随即也上马追随。只见丝鞭齐起，马蹄乱响，忽喇喇，人斗春风，马嘘白气，直向城里奔来。到得城跟，守城兵将认得是汉王，连忙起身侍立，一面叫兵卒撵开城洞闲人。朱高煦在前，自然领着范广、聊昂随着，最后是陈刚，五骑马一直冲进城门。守城官儿头也不敢抬，低头拱立，待马过完了才罢。

朱高煦进了城，忽然想起：别庄已被武当诸人毁了，这头陀须不能带他进宫去，却怎么好？正在为难，猛然想起陈刚家中离此不远，曾经去过的，只好先到他家去再说。想着便扭身向后，将鞭梢向陈刚一招。陈刚知道是叫唤他有话说，一抖丝缰，马头一偏，沿街赶到前面。朱高煦待他近身时，没等他开口，便将要到他家里去的话，向陈刚说了。陈刚诺诺连声，躬身承应，便打马向前领道，转弯抹角，穿过两条小巷，便到了陈家门首。

陈刚抢先下马敲门。里面陈刚的娘子听得敲门声响，是自己丈夫回来了，连忙三步并做两脚，赶到门前，拔门开门。陈刚连忙伺候朱高煦下马，又招呼自然师徒三个勒马停缰，一齐下了马。朱高煦让自然先行，自然也不谦让，手中甩着铁柄拂麈，昂然直入。范广、聊昂紧随师傅身后进屋。朱高煦和陈刚随后来到中堂。陈刚亲自安座沏茶，朱高煦陪自然坐着。范、聊二人侍立在他师傅身后。陈刚又去整好牲

口，才回身走来在下面陪坐。

朱高煦正待开言，自然头陀先说道：“贫僧从黄山到京，原想进谒王爷，因闻得王爷的别庄被焚，料想正烦着，便没敢打扰。这两天，带来的银钱使完了，没奈何，领着俩小徒，开个场子，寻钱儿度日，却不料遇着王驾，这也是贫僧有幸。”朱高煦道：“久闻黄山多圣僧，大师肯下顾，总算孤家有缘。只要大师长远帮扶孤家，将来相待断不在今上待姚国师之下。”自然拈着那嘴上乱糟糟的胡须，微微点头答道：“承王爷过许，贫僧怎敢比姚国师。但望王爷克绍祖武，得承父业，便是天下民之福，贫僧也就受恩匪浅了。”朱高煦大喜，连忙问：“大师是用荤用素？”自然道：“随便。只是戒酒，两小徒也从不喝酒。”

一时，陈刚亲自去街上叫酒店送了许多饭菜来。朱高煦便请自然师徒用饭，自然也不客气，领着范、聊二人就坐，只让朱高煦上坐了。陈刚虽是下面设了个座儿，却上菜盛饭，奔来跋往，竟没空落坐。席间，朱高煦和自然愈说愈投机，渐渐将自己的心事吐露了许多。自然只顺着他的话奉承一两句，却又称颂得体，绝不是瞎巴结，把个朱高煦弄得心痒难搔，欢喜不尽。却是一想到董安、卫颖、王济无故变心，便也防备点儿，没敢尽情说出心中事。

一时饭罢，朱高煦想着：这两天父亲刚回銮，好似对我有些不高兴，得早些儿回宫去才行。便叫陈刚：“你引大师到钟山寺去暂时驻锡，向钟山寺方丈悦禅说，叫他好生伺候，我明天还要到钟山寺随喜拜佛啦。”陈刚一一答应。自然起身拦道：“王爷不必费心，贫僧找下处很容易的。只因一点微忱，想要随王爷做一番事业，所以不远千里，赶来投

奔。如果王爷不嫌弃，贫僧愿得常侍左右。如果还有不便之处，贫僧正想到五台拜佛。待回京时，再来伺候王爷。寺院挂单，不着紧的繁文缛节太多了，贫僧疏散已惯，尤其两个小徒，野性没驯，受不了那些拘束，望王爷宽恕贫僧，让贫僧自寻下处吧。”朱高煦哪肯放他师徒走，尤其是怕他们到五台山去，被五台山好汉结纳成党，便竭力留住，直引自然师徒到汉王内邸居住。只暗地嘱咐陈刚小心招呼，暗中视察他三人的究竟。

后来自然如何对朱高煦，下文再叙。

第二章 入宫闹众好汉告密 探大内莽师徒失机

话说醉比邱大通尼命镇华山钱迈率领铁狮子魏光，黄虎魏明，怒龙徐奎，恶虎徐斗，玉狮子文义，金戈种元，红孩儿火齐，一朵云岳文，飞将军柳溥，八哥儿王济等十一人，直入大内寝宫。金刀茅能率领牛儿丑赫，铁臂施威，螭虎雷通，震天雷卫颖，没毛虎董安，混天霓章怡，玉麒麟凌波，分水犀李松，云中龙龙飞，千里驹武全等十一人，随后前往，四面防备。大通尼在后亲自动身。大伙儿一共二十三人，鱼贯出屋，踏瓦而去。

钱迈为人素来精细，处事机警。这回进宫告密，虽是丹心为国，却因举动奇突，宫中不知就里，难免不生纠葛。钱迈身边揣好了告密的奏折，和破汉王府时，震天雷卫颖归附时带来的朱高煦盟书密册等项。魏光、文义等分左右护持着，茅能紧随接应。丑赫、凌波等雁翅般排开两旁防护，大通尼独任断后。大伙儿全都异常慎重。将到东华门，众好汉彼此打个暗号，齐展陆地飞行法，飕、飕、飕，连珠箭一般飘过侍卫班房，直入大内。

这时，建文朝的忠臣、义士，已被朱棣杀戮放逐，京中早已绝迹。如今北征凯旋，近畿日益升平巩固，宫门便没设严防。加之那些侍卫，都是虚有其表的大汉，平时吃粮不管事，只会站班摆看样。他们料着没人有这般大胆，夜入皇

宫。不该班的，早就回家去哄老婆、孩子去了。该班的，不是在班房里喝酒谈天，闹着玩儿，就是窝在蟠龙凳上打瞌睡。谁也没想着是在该班值宿，要是有人问他在干什么？他只知道是做官，旁的就一概知道了。

难道大内除却这班侍卫以外，一无防守么？却又不然。朱棣奸雄不让曹瞒，所结冤仇也不知多少。他在燕备藩时，就收掳了五百多口边地兵灾的逃难灾儿，一齐阉割了充作宫内太监。聘了著名的武师辽东铁槊哥舒成，剑客大宁长虹李希用和道衍和尚（姚广孝）教导这些阉割了的孩子。其中有八个最出色的，姓名是久已无查考了，御赐的名儿，叫荣儿、华儿、富儿、贵儿、平儿、安儿、清儿、吉儿。这八个各使一条铁槊，各负一口长剑。长短两件家伙使起来时，真是风雨不透。虽只八个人，却都有万夫不当之勇，千军万马不要想近着他们。朱棣将五百多个小太监练成一队大内禁卫御林军，由荣儿等八个分统。另派一个老太监，是传授朱棣枪法的，名叫向丰波，做这一队太监的总兵。向丰波虽是武艺不及荣儿等八个来得，却是自朱棣弱冠时，就随身侍候，朱棣很相信他，所以将这护卫大内的重任，交给了他。这一队太监兵都是哥舒成、李希用、姚广孝三人用心教成，且全都自幼锻炼，都阉割了，保得童身，因此个个如狼似虎，武艺精通，一个人能当几百个人用。后来宫中新征的小太监都由荣儿等教导，虽不是个个勇猛，却是人人都会几手拳脚，使得动家伙。皇宫内苑都是太监护卫，也不怕什么刺客、剑士，夤夜进宫谋杀朱棣。近来，朱高煦也学着样儿，拣选了四百名太监，正在练着，宫里益发巩固了。朱棣虽做了许多恶毒事，杀害不少的忠良，却有恃无恐，毫不畏怯慎防，也

就是因为宫里有了这些武艺出众的太监。又因为这个缘故，便格外的宠信太监。甚至内而参知政事，外而参军督粮，都时常派太监承乏当差。后来便闹到几乎每一重任有一太监，寺人开府，阉竖当政，才致王振、魏忠贤等害民亡国，酿成千古未有的奇变，蒙千古所无的奇耻。

除此以外，宫中还有一样可怕的东西，就是“西狗”。这东西是四川朝西的西番采办进贡的。这种狗身高有三尺五六寸，长有四五尺。脑袋赛过一只大瓜，两眼睛有酒盅儿大小，夜里放绿光。牙骨比刀剑还要厉害。周身黑毛，五六寸长，全都卷成圆筒儿，垂垂挂挂，臃臃肿肿，瞧去好似裹着一身破脏棉絮，那模样儿委实难瞅，比狗熊的样儿还要凶狠。要是有生人撞着了它，它也不叫唤，也不奔跑，只龉的蹶过来，竖起身子，俩后腿一撑，前面两条腿朝人脑袋上，或是肩头上一按，张牙一口咬去，不是将人天灵盖咬了去，就是将喉嗓脖子拉掉大半个。要是没有千儿八百斤的气力，和闪电般快捷身手，遇着这西狗，就不要想逃得性命。先时，西番只进贡了四头西狗。后来，这四只狗里面有俩雌的，一连传了几传，就有了百来头了。因为种性相同，全是一般的犷悍。分在各宫防守，没人不怕，倒成了宫中最中用的宿卫。

钱迈等虽是知道宫中有勇猛的太监，犷悍的西狗，却是艺高人胆大，全没半点惧怯。过了侍卫班房，蹿过太和殿，进了内宸宫。钱迈、魏光二人当先，伏在瓦面上静听。宫中更鼓 嗒，数了数，正传三更。便叫种元、火齐守在内宸宫屋上望风接应，众好汉再向里走，便是颐寿宫。留下岳文、王济守着。钱迈独自领头，向颐寿宫后永巷墙上走来。